

故乡吹来夏天的风

●梁荣

听风在巷

扇子

●鲍海英

四季话语

起风了！
这静静的夜，凌晨两点多，一阵急促的风撩着卧室的窗帘，呼呼地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索性爬起来，拉开窗帘，城市的夜在眼前一览无余。夜静寂了，睡前的万家灯火，喧嚣来往的车辆，此时只剩下孤独的路灯亮着并不华丽的光，偶尔有一两辆车经过……我趴在窗上，呆呆地望着眼前沉睡的夜色，陷入了不眠的思念。
起风了！
这风是从故乡吹来的吧。儿时，

我们住在山上，不通电，没有风扇，夏夜里，屋里热得无法睡觉。奶奶卷起席子，到晒楼一铺，我们兄弟姐妹5个在晒楼里横七竖八地躺着。奶奶坐在中间，拿着一把蒲扇，左边扇两下，右边扇四五下。一把小小的蒲扇，在闷热的夏夜里，扇来了丝丝清凉的风。夜里10点左右，山里起风了，从竹林里吹来徐徐清凉的风，在凉风的抚摸下，舒适地数着星星的小眼睛很快就闭上了。或许是凌晨一两点吧，山上的风越起越大了。在睡梦里，恍然感觉到奶奶用那枯瘦如柴的双手，轻轻地把我们兄弟几个一抱回房间，边抱边轻轻唠叨：“起风了！山里的风寒着呢，孩子们，我们回屋睡了。”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自己睡在铺着厚厚稻草垫的床上。
起风了！
这夏夜的风或许是奶奶托梦从故乡带来的吧。城里的夏风，虽然繁华，但比起这奔波忙碌的风，我更喜欢儿时的夏天，喜欢那夏日里的风。夏天的午后，风从小溪里吹来阵阵清凉的诱惑，我们三五成群跳进溪水里尽情嬉戏；夏天的傍晚，风从林子中徐徐吹来，我们追着晚霞奔跑于山林间，释怀地呐喊，尽情地呼唤；夏天的夜里，河上的风轻而新鲜，我喜欢跟父亲去河边放网。放罢网，我们划着小木舟，迎着轻轻拂来的晚风，静静地荡漾在月光里。月光照在山

林里，照在山寨中，在阵阵的轻风里缥缈而朦胧。
起风了！
我离开故乡已有20多年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故乡夏天的夜晚，我们在村头的茶籽坡上玩捉迷藏。那坡上的风格外凉爽，那草从里的萤火虫怕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提着一盏盏小灯笼，在夏风的牵引下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舞蹈，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故乡夏天的夜晚，我们打着手电筒，追着乡间的风，在蜿蜒的梯田上捉泥鳅。柔和的月光照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上，哗啦啦一片，在溪边架口铁锅，把酸笋切成几片，干辣椒切成几

段，与捉来的泥鳅全倒入锅里。不一会儿，一锅清香新鲜的酸笋泥鳅汤煮好了，等我们把泥鳅吃净，往锅里扔进几把面条，那酸酸的味道被夏夜的风吹去好远好远，然后跌入到荡起阵阵涟漪的溪潭中。
起风了！
这夏夜的风是从故乡吹来的，满是故乡的温柔，满是故乡的回忆。我是从故乡飞出来的一只鸟，我要把所有的情感塞进鸟儿的羽翼里，沿着月光，迎着故乡吹来的风，朝着故乡的方向飞去。淡淡的宁静正是深深的清醒，故乡吹来夏天的风的时候，我的脚步已经启程，让记忆回归心灵，让心灵回归故里。

岁月无声

低吟浅唱好时光

●王同举

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庄稼地里转悠，他既不喜欢喝酒，也不爱扎堆闲聊。
那时候的乡下，娱乐活动很少，乡村生活略显枯燥沉闷。尽管如此，父亲还是找到了自己喜爱的娱乐——哼唱。借助哼唱，父亲把自己对土地的深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。父亲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哼唱，在农闲的日子里也哼唱。哼唱，既是父亲对自己辛勤劳作的一种精神激励，也是父亲打发闲暇时光的最好方式。
父亲很享受哼唱的时光，那种陶醉的神情，令我至今也难以忘怀。

在地里耕作的时候，父亲吆喝着牛儿，把牛鞭儿甩得啪啪作响。泥桨翻滚，水声哗哗，水田在犁把的奋行中变得喧闹起来。父亲赤着脚，稳稳地走在泥泞里，口中哼唱着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曲调雄浑高昂。父亲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“乘风破浪、披荆斩棘”的豪情，手中的犁把也变身为茫茫大湖上的一条船，而父亲就是那双手摇着橹、嘴里喊着号子的渔夫。在沃土之上哼唱，激发了父亲对收获的渴望，他似乎看到了稻子在扬花，在茁壮……

月亮升起来了，父亲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洗净犁把，把犁把扛上肩，牵着牛儿，踩着满地的清辉往家的方向赶。告别了日间的疲惫，父亲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，他一路走，一路哼唱《月亮走我也走》。月亮在夜空中晃悠悠地行走，父亲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行走，一个在高处，一个在低处，彼此陪伴，相互慰藉。父亲哼唱出来的曲调时而清扬，时而舒缓，柔和的嗓音伴随着清亮的月色在旷野中飘荡，最终淹没在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中。

待到秧苗插下，农事暂时告一段落，父亲总算可以享受一段短暂的悠闲时光了。阳光很好的时候，父亲泡上一杯茶，支起一把小竹椅，在屋檐下坐定，一边品茶，一边和过往的行人打招呼。更多的时候，父亲是在低声哼唱，他时而有节奏地左右晃动身体，时而用手轻轻地拍打膝盖，身下的竹椅也随之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像是在卖力地为父亲伴奏。低吟浅唱的时光竟如此美妙，墙上的阳光也跟着跳跃起来。

哼唱，伴随着父亲走过了那段清苦的乡村岁月，使得他从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。父亲为人乐观、豁达，我想，这也许就是哼唱带给他的滋养吧。



中国画《乡情》(68x136cm) 黄驱胜 绘

盛夏

●周广玲

小暑大暑接踵而来
金色的麦田述说着
年复一年的希望
盛夏 被突然的蝉鸣叫醒

盛夏 沉甸甸的思想
压弯了树枝的身躯
鸣蝉躲在绿叶下
翻阅夏日的风景

热浪涌来 蝉声响起
成熟的歌谣在炎热的阳光下
唱响一个又一个高潮
夏的精彩在叶子间葱绿

盛夏在每一片叶子上
书写阳光
那清晰的叶片脉络
记录着夏天美好的赞歌

在这个火热的季节里
我愿做一滴透亮的露珠
滚动绿色的梦想 一笔一画
把夏天装扮得娇艳欲滴

陈白沙：一生践行孝为先

文艺谈

●宁荣生

陈白沙是一个遗腹子，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。母亲林氏在丧夫的悲痛中生下了他，并给了他全部的爱。
陈白沙幼年时体弱多病，母亲一直用母乳喂养他，直到他9岁。母亲一生守节，没有改嫁，在家族的帮助下，把儿子抚养成人。陈白沙从小见证了母亲的辛劳，理解母亲的不幸，为此他努力用一生的孝顺来回报。
陈白沙自幼聪慧，在母亲的督促下，勤读四书五经，少年时即以博学多才闻名乡里。当时新会有一位名儒，姓梁名益，梁益对少年陈白沙赞誉有加。陈白沙19岁中举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是后来他两次会试意外落榜，动摇了他对科举的信心，于是他下决心不再参加科举。当时他才23岁，竟然做出如此重大乃至影响一生的决定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科举制度的失望，另一方面或许是不忍心长时间远离母亲。
陈白沙放弃了科举之后，转而专心研习理学。母亲林氏不忍心

把儿子困在身边，时常激励儿子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当努力博取功名。陈白沙26岁时，治学遇到瓶颈，便前往江西临川，拜在当时的理学家吴与弼的门下学习。其间，陈白沙与吴与弼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，陈白沙非常崇敬吴师，称其为“一代人豪”。但是，陈白沙在这段时间仍然未能找到解开心中困惑的钥匙，于圣学“未知人处”，所以半年后又返回了家乡。
陈白沙从临川回到家乡后，继续苦读，而且将阅读范围扩大，涉足道家、佛家典籍，甚至连野史小说也在其阅读之列。其间，他足不出户，静坐冥想，彻夜精修，筑春阳台，终于独创心学法门。陈白沙悟道之后，实现了精神境界的跨越，他的思想和文章逐渐被世人关注，声名鹊起。许多读书人慕名而来，拜白沙先生为师，形成了白沙学派。陈白沙治学之道与别人不同，时常带领学生野外习射礼，引发非议，陈白沙并不在意，泰然处之。
有几位当时在朝野有重大影响的人物，欣赏陈白沙的才学，数次向朝廷举荐他。可是，他不忍寡母独居，拒绝出仕。直到39岁那年，他在翰林学士钱溥的苦心规劝下，应召来到京城，其学识风度惊动朝野，可结果却只在吏部担任一

个小官。陈白沙为官清正，不喜逢迎，铁骨铮铮，得罪了高官，第二年又辞官重归故里。
陈白沙回乡之后，母亲对他关爱有加。母亲笃信佛教，对儿子的仕途并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内心反而更渴望儿子陪伴在身边。陈白沙的学生张翥曾提道：“太夫人非先生在这段期间仍然未能找到解开心中困惑的钥匙，于圣学‘未知人处’，所以半年后又返回了家乡。”
成化十八年，陈白沙已经54岁，广东布政使彭韶向朝廷上书，盛赞陈白沙学问人品，若朝廷不予录用，颇为遗憾。于是陈白沙决定应召赴京，本打算携母亲同往，可母亲年事已高，因兄弟极力劝阻而作罢。广东山高路远，他于次年抵达京师。这次入京，他受到了京城的官员和文人更为隆重的欢迎，他的名望达到了新的高度。可是，他的仕途却依然很不顺利。由于舟车劳碌，加上年老体弱，陈白沙病倒了，故而功名之心越发淡泊，而思乡之情越发浓烈。当他得知远在家乡的母亲也因思子成疾，更是忧心忡忡，于是给朝廷写了奏疏，即

著名的《乞终养疏》，恳请告老还乡，侍奉母亲。明宪宗看了《乞终养疏》，很是感动，于是恩准所请。
此后十余年，陈白沙安居白沙村，一面侍奉母亲左右，一面苦心研学，学问越发精深，八方学子纷纷前来拜师。名师出高徒，他的弟子当中也是人才辈出，有金榜题名者，一飞冲天。而他却甘心守田园，下有儿孙，上有高堂，安享天伦之乐。
弘治八年，陈白沙67岁，母亲林氏去世。陈白沙悲痛欲绝，一度想遁入空门。可是，佛教四大皆空的理念教导世人斩断亲情，陈白沙不能接受：“近苦忧病相持，无以自遣，寻思只有虚寂一路。又恐名教由我坏，佛老安能为我谋也？付之一叹而已。”
陈白沙将母亲葬于家中小庐山居舍之旁，并守丧三年。后又迁其父陈芸公之墓与母亲合葬，在坟前建祠堂。陈白沙以建祠修墓的方式祭奠亲人，坚守了儒家的孝道，借此把母亲永远留在心中，超越生死，跨越阴阳。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
陈白沙曾说：“爱亲，人子之至情也，不待教而能，不因物而迁。”诚如是也。

扇子很有女人缘。绢丝制成精巧的圆形纨扇，尤受古代女性青睐。杜牧的名诗《秋夕》曰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独守空房的少妇彻夜难眠，手执纨扇在院里遥望星空羡慕起牛郎织女来：他俩虽遥遥隔银河，还能“七夕会”呢，读来令人扼腕。清代戏剧家孔尚任写有名剧《桃花扇》，此扇是复社领袖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定情物，该剧以赠扇、画扇、寄扇和撕扇等情节，将两人传奇爱情演绎得悲壮动容。
宋朝出现了折扇，后因明朝皇帝朱棣偏爱，使折扇大为流行，变成文人墨客的必备物。明清以来，在扇上题诗作画渐成文人墨客的时尚。一把普通的折扇，经名家题诗作画，身价飙升，此乃华夏文化的一道特有景观。明代才子唐伯虎擅长扇面书画，他为扇画《竹子》配的诗“东风撼地酒初醒，壁上簷灯短焰青，倒屣起来看竹影，清霜满瓦月中庭”，闻名遐迩。近年来名家折扇书画行情看涨，一把由张大千、吴湖帆合作的0.9平方尺折扇《花蝶》，卖出30多万元高价，可见，扇子一旦与文化挂钩，立马价值千金。

《白沙》版权归作者所有(仅限本地作者):
k1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整治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中共江門市委宣傳部 江門日報社制作